



约伯之香

路也

沉香来自沉香树。沉香树要被虫蛀,被鸟咬,被刀砍,遭雷劈,遇龙卷风,又在泥石流和塌方里折断,再经土埋,让沼泽淹,患痔疮之病……历经所有这些九九八十一难,经过自我疗伤,分泌树脂,这样过了很久很久之后,发生化学反应,才有可能产生出香气。这香气可以醒脑怡神,可以镇静止痛,可以降低血压,可以稳定心率,可以祈福。而且,最重要的是,并不是所有经历上述这诸多痛苦的沉香树都能够产生出沉香来,只有极少数的受伤树木会发出香气,也就是说,发出香气,在这里绝对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痛苦不是追求来的,而是逃避不了的。痛苦具有积极意义,却不能说有了痛苦失败和苦闷就一定能够促进生命的成长,要将它们转化成祝福,还需要更重要的因素。

就像绝大多数受到电闪雷劈受到大风袭击受到虫咬的沉香树,并没有都产生出沉香是同一个道理,很多苦难是无效的,甚至还导致了沉沦甚至邪恶,总之并未让人性变得更加美好,要在痛苦之中产生出沉香来,还需要更内在的因素或条件,这里涉及受体对于这痛苦的态度。

布罗茨基引用弗罗斯特的诗表示过,对于苦闷,最好的步出方式永远是穿过。全过程地穿过生命中的痛苦,及早地沉下去,沉到底,就能更快地浮上来。陀斯妥耶夫斯基说,我最怕的是配不上我所遭受的苦难。

其实,失败里有美好。一个人彻底失败了,谢天谢地,一下子回到了原点

和起点,不挣扎,束手就擒,尘埃落定,完全安静下来了,已经坏到不能再坏,已经降到最低,没

有继续下降的余地和空间了,这时候也就不必焦虑不必抗争了,很好。步伐不再铿锵,语调不再躁狂,连空气都不再被搅扰,静静的,变得透明和温良,不再尘土飞扬,就这样偃旗息鼓了吧,放弃对命运的质疑,不再质问苍天:老天爷你凭什么这样对待我?!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结果,没有怨恨,没有不平之气,没有愤怒,不再心存取胜的侥幸之心,我不想扼住命运的咽喉,让命运扼住我的咽喉好了。失败是存在的肯定状态,而成功是存在的否定状态,正如很多胜利者其实心中都不踏实是一个道理,失败里反而有美好。失败之后,个人意志不再强大,人意识到自我的弱小和作为人类的局限性,我不是超人,我不是什么都能的,我是渺小的,即使我拥有的那个自由意志也是有限的,于是不再骄傲,变得谦卑,变得柔软,变得顺从,顺从来自更高处的那个意志。这时候就像刚刚断了奶的婴孩回到母亲怀中那么安详。

有一次,大家在一起听各种国歌。有一些国歌,是调子高亢威武的进行曲,有金属质地,硬邦邦的,像钢和铁,也给人以力量,但是似乎在唱歌过程中发泄完了身体中的勇猛之后,如果不能马上取得胜利,如果不能立刻赢,如果不能迅速攻克要塞,接下来那一颗颗子弹打过的螺丝就会松懈,甚至会忽然垮掉,再也没有气力支撑下去和挺住了。而还有另一类国歌,它们是非暴力的,曲调柔弱哀伤,如同在暗夜的零星灯火里,守着自己

的心灵,恰是这一类国歌,给人的力量是从底部往上升的,一点点地升起来,越升越高,这也正如俄罗斯文学之所以打动我们的缘由,并不在于它们写到了多少苦难,而在于它们呈现出来的那种对于苦难的态度:谦卑,顺从,忍耐,不挣扎,只是一直在苦和痛的中间穿过去——这里面包含着凄美的、哀歌般的爱,以及对创伤的默默地抚慰,还有,对于他人的祝福,从那么远的伤口里终于散发出了香气。

莫扎特只活了35岁,身后欠下了十八万马克债务,他并非没有钱,他挣了很多钱,却因心思过于单纯,所以到头来竟穷困潦倒,死后只能葬在一个穷人的乱坟坑里,连墓碑都没有,第二天就找不到了。抛开音乐天才和成就不说,从世俗观点来看,他的命运实在算得上悲惨。可是为什么贫穷、疾病、妒忌、倾轧都不能改变他的高贵和明净,他的音乐里有那么多的欢乐和幽默!以天籁将噪音驱逐,以敏感、婉转和柔情将粗糙、蛮横和暴力改变,用善解人意化解歇斯底里。他在命运的摧残之下是怎样保持这生命的欢愉的?这种现实和灵魂之间的不协调只能用“信仰”才能解释得通,他的音乐能够抚慰忧伤,令人安静下来,那些音符总是带着微笑的表情,保持温情与优雅,仿佛全都是从莫扎特那苦痛人生里散发出来的香气。

圣经旧约里有一章《约伯记》,专讲苦难的。约伯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对上帝虔诚信仰,有学识有智慧,在生活中努力行善,远离恶事,蒙神护佑赐福,他生活富足平安,可是不料后来,仅仅由于

上帝和魔鬼之间随意打了一个赌,于是天灾人祸就临到了他,夺去他所有儿女、家产,甚至健康,约伯自己身上也患了生不如死的皮肤病。上帝在旋风中的回响,根本不直接回答苦难的缘由,约伯就这样没来由地受苦受难,真是冤枉啊。约伯的绝望、疑问、自我诅咒以及来自朋友的各种各样的解释和劝慰,都丝毫起不了作用,约伯除了更顺从更卑微更持久地忍受下去,除了一如既往地继续信仰,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做不了。然而正是在这无边的忍耐之中,约伯渐渐熬过苦难并且通过了信心的试炼,出乎意料的是,上帝竟又加倍赐福给约伯。最重要的是,在这无边的对于苦痛的忍耐之中,对于自己信仰的对象,约伯比先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原来人类不可能以自己的有限去理解无限,在绝对意志面前,人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只有服从,因为上帝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上帝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这就是约伯受苦的意义,至此,他的苦难终于散发出了香气。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约伯那样有资格被挑选出来去接受那样的试炼,苦难也是一种资格,而对待苦难的态度是能否使苦难化为祝福的重要因素。

在这里,我愿意,如果可以的话,就将沉香称之为“约伯之香”吧。

还要补充一下:那种自我酿造自我渲染自我邀请自我幻化出来的所谓苦难感,那种因过度关注世俗世界而产生出来的患得患失,并不在上述讨论之列,因为,恰如歌德表达过的,“人类所犯下的最大的罪行就是不快乐。”

汉江随笔

我家不是书香门第,但是我却对读书人高山仰止。祖父不识字,却花钱把父亲送进学堂,父亲是建国初期的高中毕业生,在当时也是全乡的最高学历。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对我们兄弟姐妹说:“宁可食无肉,不可不读书”。长大了才知道父亲是把宋朝诗人苏轼的话进行了改动,大概是父亲对我们给予厚望。一代伟人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读书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也是炎黄儿女的传统美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古人对读书人常常是高看一眼,涌现出很多脍炙人口的典故: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囊萤映雪,李密负薪挂角等等。古人读书虽然追求的书中有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但是他们读书的刻苦精神还是着实令人赞叹不已。

大概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小的时候我就喜欢看。我记得当时家里有许多书。可惜的是赶上了“破四旧”,家里的书都被红卫兵小将“纸糊明烛照天烧”了,只留下了一本中国历史书。这本书成为我童年时期唯一的课外书,我有没事都拿出来翻看,几乎可以把这本书倒背如流。

后来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上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每月工资四十五元。当时我每个月都去一次县城,新华书店是必去的地方,去的次数多了,与书店店员都熟悉了,每次来到书店他们都会热情地向我推荐新书。到现在我已经买了三千多册书,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一个房间。

高尔基说过,书是青年人不可缺少的人生伴侣和导师,读书可以开阔眼界,陶冶情操,增长见识。读书之乐,尽在其中;读书之美,尽在其心;读书之悟,妙不可言。

看的书多了,渐渐就有所感悟,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出来,有时还可以见诸报端。发表文章的次数多了,人家就注意了,后来调到了乡中学当语文老师,再后来又调进了县里的文化部门,专门负责文字工作。再后来又调进了市里作为专业人才引进,还是负责文字工作。虽然没有取得惊人的成绩,但也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被同事们称为单位的“政策通,活字典,笔杆子”,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

记得有一次到省里开会,一位领导曾经十分感慨地对我们说,他原来是一个普通工人,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就是靠自己会“摆弄文字”这点爱好,听后我也颇多感慨。领导语重心长地嘱托我们,读书的涉猎面还是应该广泛一些,最好是政治理论、文史哲管理、经济诗词都要有所涉及,因为当今社会高速发展,对知识的需求更加迫切,只有涉猎的知识广泛,才能建立平衡的知识结构,才能面对复杂问题判断正确,才能有自己独特的认知,真正做到“风吹不昏,沙打不迷”。领导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觉得这样才算达到了一种比较高的读书境界。

胸藏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全社会应该崇尚读书,养成天天读书,终生读书的习惯,要把读书当成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就像呼吸空气一样,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我想说:一个崇尚读书的家庭一定是健康向上的家庭,一个崇尚读书的社会一定是充满希望的社会,一个崇尚读书的民族一定是能够创造美好未来的民族。

有书相伴 (外一篇)



何自成

秋天谚语

张先军

“白露路不白”,这是陕南下乡的谚语,意思是说“白露”过后,山路还没晒白就要下雨了。有谚语说得更好:“晴天不在屋里坐,雨天不在地里和”,提醒农民,秋淋季节到了,要趁着好天气,抓紧收种,不误农时。

雨多湿度大,雾气就大。早晨的雾水如小雨般飘落。在山路上行走或劳作于田间,浓浓的雾雨浸湿了全身,用手在头顶一抹,像小狗淋雨后抖动身子一般,水珠四溅;树叶上布满雾水,点落在石头上,草丛里,滴答作声;人们的肩头已被雾雨飘湿,潮沾沾、腻歪歪,贴在肩背上,极不舒服。好在温度适宜,不冷不热,心情愉悦。

山下的雾气渐渐松了,闪开几缕缝隙。俯瞰汉江,水面薄雾缭绕,像一股股一堆堆白烟在水面游走,如一绢绢白纱巾轻盈缥缈;仰视山头,浓雾紧锁,山的上半截和整个天际无缝接壤,混沌一般,无一丝一别的颜色,一色的白;红日被浓雾牢牢地罩着,天上像倒扣了一口大锅,把人压抑得有些窒息,在吸进鼻子里雾里,能嗅到呛人的味道来。陕南的民间用“秋半天”这个俗语,把这种气候形容得非常简洁又十分形象。

陕南秋天的谚语很多,说得很准确、明白:“早晨立了秋,晚上凉嗖嗖”或“立了秋,把扇丢”,这些话真不假。想起刚刚过去的高温,大地处处冒火,农民还得在田间劳作,酷热难耐。好在今年“立秋”这天落了场透场雨,大地顿时凉爽起来。

也有谚语这样说:“早立秋凉嗖嗖,晚立秋热死牛”,“立秋”这个节气也有早晚之分。

我们都知二十四节气是用阳历计算日子的,“上半年6~21,下半年8~23”。阳历一年是365天,各节气相隔时间比较固定。而我们农民多用阴历计算日子的,一年354天,这样二者容易混淆。为了便于记忆,我们聪明的祖先用闰月进行了矫正,每年立秋的时间在阴历上也仅只有几天的差别。根据多年的经验,总结出阴历六月立秋就是“早立秋”、七月立秋就是“晚立秋”的规律。今年立秋的时间是六月二十九,属于早立秋,所以今年的秋天就不是很热。

陕南秋天的气温并不均衡,忽高忽低。早晨不冷不热,到了中午太阳一出来,照样烧人,仍会出现强烈对流,天气突变,甚至还带来雷声。而立秋后的雷声却不是好兆头。有谚语说:“九月雷公发,干旱一百八。”意思是说秋后打雷,往往会带来秋冬的干旱,而这个谚语在现时代似乎有些失真。随着气候变化,温度升高,秋后打雷已不稀奇,甚至在冬月里,陕南也会有雷声出现。但有句俗语,却十分应验:“立秋不顺秋,有二十四秋老虎。”意思是说,“立秋”这一天若不下雨,也就是“不顺秋”,秋后就会有二十多天的高温、干旱。俗称“秋老虎”。而今年“立秋”这天就下了场透场雨,所以今年秋天阴雨连绵,局部暴雨成灾。

有关“秋老虎”的俗语,农民又有另外一种说法:“公秋爽,母秋凶”。意思是“秋老虎”有公母之分,公老虎温度凉爽,而母老虎气候炎热。关于秋老虎的公母有两种说法,一是说立秋当天下雨,就是公老虎,若是晴天就是母老虎,这主要是受海洋气候及副高压控制,有雨天气就不会太热;二是说立秋的日子是单数为公,双数为母,易学认为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今年立秋是阴历六月二十九,是单数,属公老虎,所以今年立秋后雨水偏多,就不热。尽管这些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但人们深信,千百年来祖祖辈辈的总结,肯定有它的道理和规律。

“秋老虎”这是一个非常唬人也十分难受的谚语,它包含秋后的干旱和高温。而另一个俗语叫“秋后热”,秋后热主要指秋后的高温,不一定有旱灾。两个俗语有它的共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秋后热和伏天的热有些不同,常年在田里干活的农民最怕的是秋后热。因为早晨凉快,中午气温骤升,温差大,人的身体本能难以适应,就会感觉特别的热。加之湿度大,热得很不舒服。特别讨厌的是“秋痱子”,若热得出了秋痱子,像一堆麦芒在背上戳似的,痛苦难耐。

今年的秋天明显的不会热了,这也正应了俗语“秋包伏,热得哭,伏包秋,凉悠悠”的总结。今年立秋是在8月7日,未伏是从8月10日至8月19日。虽然今年是“秋包伏”,但仅仅只有三天,“三伏带秋”的时间相对较短,所以今年秋天就不是很热了。

“中秋节,雁门开,小燕去,大雁来”。从小就晓得的季节,到老也摸不透它的秉性。无论是“秋旱”还是“秋涝”;无论是福祉还是灾难,都是大自然的规律。所以我们要认识大自然,了解大自然,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大自然,把大自然带来的灾难降到最低。



瀛湖

第1294期

远村作

纸燕子 (组诗)

周益慧

◎ 出生地

无非是一片贫瘠的土地
和几间土房子
无非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一日三餐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
不同的是月光下
小院子里挥之不去的笑声
爷爷的故事,奶奶的蒲扇
以及怎么也抹不掉的童年记忆

母亲变戏法的缝切机
父亲从学校带回的课外书
都是小小天空里最深的甜蜜和憧憬
陆续走出山门的兄弟姐妹
而今只能在一片废墟上凭吊

一去不复返的又岂止一段无忧时光

有一块丰碑一直矗立在那里
不曾日日祭奠,却时常浮在心头

◎ 纸燕子

四岁前,小脚奶奶喜欢给她梳头
奶奶梳完头,口中念念有词
“燕子飞,燕子飞,燕子高高飞”
从此,一颗种子种在女孩心里

那一年,种子开花
女孩金榜题名
“大山里飞出的金凤凰”
在村人口中,将梦想放飞

三年时光,终究练不成“凤凰”
不必镀金,何须镀金
“梧桐树遮布天蓝,故乡的屋檐

更需要一双小小的翅膀”

三十年如一日
她在纸上泥泥,不为筑巢
只为给懵懂的孩童
——点一盏心灯

◎ 我的故乡是一幅画

通常是湛蓝的天空和几朵白云
作为大片的留白
几条横过的电线成为五线谱
鸟雀们在上自由弹奏
背景自然离不开连绵的群山
以及附着于其下的小桥流水人家

大雪过后,掉光叶子的树
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线

横斜着疏朗的枝条
楼房不高,挡不住眺望远方的眼眸
夜深人静之时,月光洒下的银白
总会把思念的心扉填满

一年四季,乡村都是最高明的画家
用疏淡的画笔
围绕纯净的主题
绘制永远鲜活的图案

◎ 期待一场雪

是否还能有一次飞跃
给陈旧的翅膀注入新的活力
抛开时隐时现的紫气
越过雾霾沉沉的人间
在大地上重新铺一张白纸

允许大大小小的脚印,随意涂抹
画上梅花,或者稚嫩的梦
绝不厚此薄彼

放下北方的山重水复
也放下南方湿漉漉的眼神
埋藏时光里深深浅浅的烙印
只剩刺骨月光的莹洁